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
第一百回 東度僧善功圓滿 西域嶺佛祖還空

眾等聽了尼總持師說有個甚深道力，乃問道：「師父卻何甚深道力？」尼總持道：「聽眾業說出冤愆，只與他誦念一句彌陀，自然超脫他去了。」眾善信個個稱贊道：「是。」果然道場事畢之時，只見殿階前恍惚中若似使者牽著羊豕，後跟著許多昆蟲之類，都不會言語。三僧見了，知是前因，乃取一炷香在爐，說道：「眾孽不言，使者當為代說。」使者聽了，隨說道：「此孽都是世間食他的故宰，不食他的誤傷。」使者只說了這兩句，道副師便說道：「我知道了。此雖生靈物類，也是稟天地陰陽二氣生來，誰不貪生惡死？只因貪口腹的，或是經手自宰，或是令庖廚宰，或是人為他款待而宰。又有不食它的，宰以食人。或見人宰，不行惻隱，忽然旁觀，毫無解救。那蟲蟻雖微，誰不貪生一命？人或手拿足踐而傷，人或鋤草伐木而傷，人或灌水取火而傷，人或挖坑動土而傷。這種種說不盡的故宰誤傷，造了惡孽，害了他的無有善功德行消受，或是一仇一報，去那輪轉處好還。這被宰遭傷的，原來既是冤業轉回，卻又沒些善根修積，哪討生方？怎能超脫？可憐你這種冤愆苦惱，我釋門只有個慈悲方便，一句彌陀。使者可叫他莫懷不信之心，端正了念頭，自是生方去也。」道副師說罷，只見殿階下明月光輝，一點正照禪心，清風淡蕩，眾信各沾爽意，使者與那些羊豕蟲蟻飛空滅去。當下各散。後有說：「無心誤傷生靈，尚有罪過。何況設機械網罟，獵飛禽，羅走獸，寧無冤愆，只在仁人惻隱一念。」因賦七言四句詩道：

積功累行孰為先？莫害生靈罔作愆。

方便一朝為己福，勝如拜佛與求仙。

卻說大梁武帝大通元年，帝幸同泰寺，拜禮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慈尊。群臣排列兩廡，眾僧恭迎階下。帝問：「眾僧中誰有道行？」眾各不敢妄對。只見一個執事官奏道：「今有廣州刺史蕭昂薦的高僧，卻有道行，現在朝門外。」帝令左右臣下迎入朝堂。祖師望殿上行個方外禮，帝笑而寬容，隨賜墩坐，乃向著祖師問道：「朕即位以來，造寺寫經度僧，不可勝數，有何功德？」祖師奏道：「並無功德。」帝曰：「何以並無？」祖師奏道：「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雖有非實。」帝曰：「何謂真功德？」祖師奏道：「靜智妙明，體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於世求。」帝曰：「何為聖諦第一義？」師奏道：「廓然無聖。」帝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師奏道：「不識帝，不省奧旨。」乃令臣下，供養在朝外寺院中。祖師在寺院中，臣下與寺僧參謁的，或問以禪家道理，或講以方外高談，祖師只是隨問譚答，終日打坐。住留了幾朝，見帝不復召見，乃不向人說，夜半出了寺門，望大路走來。只見一帶大江當前。祖師見那江水：

勢茫茫有如海匯，浪滾滾不說湖光。

形泱泱衣帶一水，波湧湧天塹長江。

祖師走近江邊，見沒個漁舟渡艇，正思怎得過此大江，只見一個大鼃現形，若有渡僧之狀。祖師笑道：「吾豈以足踏汝之背？」又見一木筏在港，走纜淌來，也不去登，道：「虛筏無人，安可妄渡？」正說間，只見一個漁婦，駕著一隻小舟，飛奔而來，道：「師父可是過江？我舟可渡。」祖師道：「承你美意，吾自有舟渡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是敬重出家師父的，不要你渡船錢，還有素齋供獻。」祖師見她說出此言，乃把慧光一照，乃笑道：「賽新園道真，你成了你道行，我完了我演化，何勞設幻試我？我豈無道力，赴渡此江？」說罷，那婦駕舟一笑，如飛去了。祖師乃坐在江上，漸漸天明，又恐寺僧知覺，臣下趕來。只見那江灘之上，蘆葦披風，搖搖拽拽，狀若點首。祖師乃摘了一葦置之江面，脫了棕履，足踏蘆葦，順風真如一葉扁舟，頃刻過了長江。後有誇揚道力神異五言四句，道：

江上無舟日，高僧欲渡時。

一葦飄巨浪，道力果神奇。

話說魏地當初無有僧寺，只因梵僧化現，神元通晉，後來方知致信僧眾，創建禪林無數之多。及被崔、寇之殘，後又復興，以至大梁，僧寺頗眾。嵩山卻有座少林寺，寺中有一個僧人，法名神光。這和尚真是苦行出家，一心只要參禪悟道，入聖作祖，終日信心禮懺，誠意看經，卻因參不透玄機，也說不盡他的苦行。一日看經典不能悟，把錐學蘇秦之刺股；習靜工不得道，禁錮效老衲之閉關。大凡人有堅心苦行，就有神力感通。此如士子攻文藝，求工不得，精思苦慮不止。古語說得好：「思之思之，思之不得，鬼神通之。」哪裡是鬼神感通，乃精思入極。這神光和尚參悟不得，苦行不改。正在那焦心傷慮之時，忽然到靜定之間，恍惚見一位金甲尊神現於面前，叫道：「那和尚，你縱費盡了心神，熬盡了日月，不遇明師指引，終是不明最上一乘，怎得超凡入聖？」神光聽了，便跪倒問道：「上聖，我弟子肉眼凡胎，怎能識誰是明師？望乘方便，指教趨向之門，以遂得師之願。」神人道：「我有四句偈語，汝當諦聽。」乃說道：

西來有一衲，面壁自為觀。

立雪求傳道，真誠見志專。

神人說偈畢，神光再欲要問，忽然醒來。乃終日思想神偈中語不提。卻說祖師自一葦渡江，往前走了多時，忽來到魏地，遠遠見一座寺院當前，紺宮梵殿，真是齊整。乃走入山門四望，殿宇雖齊，卻不見一個僧人行走。只見左廡下一個側門，走入門內，乃小小一間禪室。牆垣堅固，門壁周全。祖師看了，道：「好一處清淨僧堂！」乃對壁跏趺而坐。或一放參，便至三五日。寺僧後有觀見的，見師莊嚴色相，不敢驚動詢問。這神光也來看見了，便想起神人偈意，乃近前禮拜，詢問來歷。祖師端坐不顧。卻遇冬月大雪，但見：

鵝毛片片在空中飛，地冷天寒曙色微。

欲向神僧詢至道，任教三尺積禪扉。

神光一心專信神語指引他來，叫他真誠求道，乃不顧大雪，立在階道，漸漸雪積過膝。祖師乃轉過身來，見了神來立在雪中，心甚慈憫，問道：「汝久立雪中，欲求何事？」神光答道：「惟願大慈開甘露門，廣度群品。」祖師道：「諸佛無上妙道，曠劫難逢。豈小德小智，輕心慢心，欲冀真乘？徒勞勤苦。」神光聽了祖師教誨，雖說是勉勵之言，卻實乃指示人道之路。回到自己靜室，左思右想，再三籌度師意，忽然頓悟起來，喜不自勝，說道：「老師父，說我輕心慢心，豈能得真乘？這輕慢之心在人身內，如何得顯？除非發見在外，方顯出不輕不慢真誠。我何不將刀刺臂，以表這點真心。」乃入常住香積廚房，拿了一把尖刃利刀，就要把左臂自刺。只見一個瘋顛行者見神光持刀刺臂，一把手扯奪那刀，道：「師父何事刺臂？我行向來有瘋顛之病，今見你持刀刺臂，嚇得我倒好了瘋顛，伶俐起來。看你拿刀弄杖，不是出家僧人，豈知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」神光哪裡聽他，便把左臂刺傷，走到師前，跪於地下。祖師見了，乃道：「諸佛最切求道，重法忘身。今汝刺臂吾前，求亦可矣。」神光承其言，乃改名惠可，復問道：「諸佛法印，可得聞乎？」師曰：「諸佛法印，匪改人得。」神光聽了不解，乃道：「弟子之心未寧，求師與安。」師曰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惠可答道：「弟子覓心，子不可得。」師曰：「與汝安心境。」說罷，乃出了寺，往前路行走。惠可也不辭方丈，隨著祖師一路前行，卻遇海邊地方。惠可見了大海，乃問道：「師欲何往？」祖師道：「何處來，還當何處往。吾有三弟子，助吾演化，現在隔海復新舊廟，料已工完，曾許以葦渡相逢。你看那前有泊舟，若隨便過海，汝當搭而行來，吾於廟中相候。」說罷，那舊葦尚存，乃置之波之上，益顯神通，頃刻如千里之帆。惠可見了，方信師有道力，又喜自得了正宗，乃向泊舟求搭，果是順舟一帆而去。

卻說道副等三僧道場已完，望師正殿，只見海洋遠處，隱隱一個人影，若似泅水而來，到得面前，果是師尊駕葦而到。三弟子

見了大喜。祖師入得廟來，見了齊整如新，甚誇眾善信、施才等功果。廟祝道人便說：「眾商客發心善願，果然財利倍僧，順風回家去了。施店主家道又復興旺。如今廟裡菩薩顯應，地方敬奉的多，便是小道，也多沾利益。總是老師父們道力宏深。」廟祝謝了又謝。正說間，只見惠可也過洋到得廟中，先參了聖像，後拜了師尊，才與三僧敘禮。彼此各相講論些道理，但是惠師又高一步。祖師久之乃為四弟子略辨大乘入道四行，其辭曰：

夫人道者多，要而言之，不出二種：一理人，二行人。理人者，謂藉教悟宗，深信捨生。同一真性，但為客塵凡妄想所覆，不能顯了。若舍妄歸真，凝住壁觀，無自無他。凡聖一等，堅住不移，此則與理冥符，無有分別。寂然無為，名之理人。行人者有四：一報冤行，二隨緣行，三無所求行，四稱法行。謂報冤行者，凡修道人，若受苦時，當念我從往昔無數劫中，棄本逐末，流浪諸有，多起冤憎，違害無限。今雖無犯，是我夙殃惡業果。孰非天非人所能見與，甘心忍受，都無怨恨。作是觀時，與理相應，體冤進道，故名報冤行。隨緣行者，眾生無我，並緣業所轉，苦樂齊受，皆從緣生。若得勝報榮譽等事，皆是過去夙因所感。緣盡還無，何喜之有？得失從緣，心無增減。喜風不動，冥順於道，名隨緣行。無所求行者，世人常迷，處處貪著。智者悟真，安心無為，萬有皆空，無所希冀。三界九居，猶如火宅，有身皆苦，誰得而安？了達此處，息念無求。故經云：「有求皆苦，無求乃樂。」是則無求，真為道行，故名無所求行。稱法行者，性淨之理，因之為法。此理眾相斯空，無染無著，無此無彼。經云：「法無有我，離我垢故。」智者信解此理，應當稱法而行。法體無慳於身命財，行檀舍施，心無慳惜，達解三空，不倚不著，但為無垢，稱化眾生，而不取相。此為自行，亦復利人，莊嚴菩提之道，檀施既爾，餘五亦然。為除妄想，修行六度，而無所行，是名稱法行。

祖師說罷，遂離了廟中。四弟子也辭謝了廟祝，隨師仍歸本國清寧觀。只見波羅提遊方未回，國王尚未坐殿，乃出郭同四弟子遠去，住禹門千聖寺中。時大同元年十月。師見四弟子侍側，乃問道：「汝等盡各言所得。」道副乃道：「如我所見，不執文字，不離文字，而為道用。」師曰：「汝得吾肉。」尼總持道：「我今所見，如慶喜見阿佛國，一見更不再見。」師曰：「汝得吾皮。」道育道：「四大本空，五陰非有。而我見處，無一法可得。」師曰：「汝得吾骨。」乃惠可即禮三拜，復依位而立。師曰：「汝得吾髓。」乃顧謂可曰：「世尊以正法眼藏，付囑大迦葉轉傳授，以至於吾。吾今付汝，汝當護持。」乃授可袈裟，以為法信。惠師乃跪受其衣，願聞指示。師曰：內傳法印，以契真心；外付法衣，以定宗旨。後代澆薄，疑慮竟生，謂吾西土，汝乃此方，憑何得法？以何為證？或遇難緣，但出此衣，用以表信，其化無礙。至吾滅後，二百餘年，衣止不傳，法周沙界。潛符密契，千萬有餘，汝當闡化，勿輕未悟。一念回機，便回本有。可聽吾偈道：

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

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

祖師說偈畢，又以《楞伽經》四卷付惠師，乃向道副等道：「吾化緣已畢，傳法得人，將示寂矣。」乃端坐而寂。弟子等奉金身葬熊耳山定林寺。次年，有使宋雲自西域還，遇師於蔥嶺，手攜只履，翩翩獨邁雲間而去。詩曰：

編成一記莫言迂，借得僧家理不虛。

句句冷言皆勸善，行行大義總歸儒。

網常倫理能依盡，煩誕支離任笑愚。

但願清平無個事，消閒且閱這篇書。